

“海色波光——上海·彼得堡当代油画比较研究展”开幕



12月6日，“海色波光——上海·彼得堡当代油画比较研究展”在朱家角人文艺术馆开幕。此次展览，是在庆祝列宾美术学院建院260周年、上海与圣彼得堡结为友好城市29周年的背景下，为配合“一带一路”国家重大战略，开展国际与本土的双向文化交流，增进中俄两国民间友谊，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提高市民鉴赏水平而举办的。区文广局书记、局长周思琴宣布展览开幕。

镇党委宣传委员吴文娟在致辞中表示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。朱家角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，古文化、水文化也是朱家角得以兴起、赖以生存的根脉，也必然是朱家角走向未来的基石。今年以来，朱家角镇积极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紧锣密鼓地建设“文创+基金”中国特色小镇，围绕打造上海文创产业特色区与集聚区目标，着力吸引高新、高质、高端文创要素，多方引进国家级大师工作室，吸引更多高水准、高知名度的艺术家落户到朱家角。朱家角将一如既往地敞开胸怀，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家，欢迎大家多来朱家角举办各类艺术展。

梅尔尼科夫美术馆馆长沙爱德，上海美协副主席、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俞晓夫，著名油画家周本义也先后致辞。

本次展览与10月31日举办的“翰墨戏韵——戏剧人物画邀请展”是“姊妹篇”，都是朱家角乃至青浦区引进文化艺术展的重要成果，也是朱家角建设文化朱家角的重要内容。

易师



“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初见养米，就被她坚毅的目光和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果敢深深吸引。本以为喜欢茶又传承“土布技艺”的姑娘，该是柔弱、温婉多些，而她却给了我不一样的答案：独立思考、有自己的见解、交流起来简单直接。抛开当下社会“理所当然”的观念标签，她活出了女子最美的模样。

养米的布艺店，开在漕港滩6号，店名用自己的名字也叫“养米”，一如她直率的性格。最爱的狗狗，因为黑白相间像极了巧克力夹心饼干，便取名“奥利奥”。泡茶时，她把铜壶放在一个金属质感很强的温炉上，让其与满屋蓝白相间的布艺作品同处一室，竟没有显得格格不入。现代与传统的交织，便是她在土布作品里展示出的设计理念之一。养米说：“生活本就复杂多变，何不顺流而前，索性简单些？”

问起选择朱家角的理由，她的回答便串联起了自己的“土布”之路。出生在浙江的养米，算是来自种茶世家，但不像其他儿时玩伴，长

养米的“土布”之路

大便继承祖业打理茶园，养米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茶，但不喜欢传统茶产业的发展模式。一如，她在拿到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文凭后，也很清楚自己不会天天坐在办公室里。大学一毕业，养米便开了自己的茶叶店。从茶叶研究到茶道学习，从茶具采购到茶席设计。随着对茶文化研究的深入，养米开始去景德镇买茶器、也逐渐在上海近郊很多乡镇发现了极美的茶席元素——土布。

土布织造工艺极为复杂，从采棉、纺线到上机织布，要经过72道工序，且全部采用纯手工工艺。其图案也很丰富，从7种基本色幻化出几百种色线，交织出无穷无尽的几何图形。正因为工艺的特殊性，土布成了过去家家户户嫁女儿的必备嫁妆，承载着母亲对孩子深深的爱及满满的祝福。像酒越陈越香一样，土布也极具收藏价值，年代越久越珍贵。从土布的制作工艺到花纹图样，养米甚是“痴迷”，每看到有卖土布的店家都会进去买上几匹，从此一发

不可收拾，成了“土布收藏家”。朱家角一直以来都有“衣被天下”的美誉，土布资源丰富，加上养米喜欢这里的“慢”生活，来了也便留下，一待就是6年。

从收藏土布到思考土布更多的可能性，养米付出了很多。拜访名师，学习手工技术和布艺设计，把自己对拼布手法和几何艺术的喜爱，融入土布作品的创新之中。现在，“养米”的品牌在业内小有名气，也常常被应邀参加各种知名展会和设计集市，她将传统和现代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理念，将很大程度上提升“非遗”土布的生命力。

布艺创作，依托土布为载体，融入了创作者的情绪，这些与“生意”无关，而是“将心，将灵魂，将活在当下的自己”缝进布里，对消费者来说，这样的艺术品更具吸引力。

初冬，晌午。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茶桌上，养米拿着针线缝制着一块蓝色土布，一旁的“奥利奥”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茶很香，心亦暖。 刘欣



“老角里”都知道，二十几年前的朱家角“公社卫生院”是开设在东井街55号大院里。该院几进深，楼上楼下共28个房间，各个科室分门别类，设施俱全服务周到。这就是本镇名门望族蔡氏家族留下的宅子。

蔡家大院建于清宣统二年(1910年)，是石库门院落式的百年民居。它坐北朝南，占地范围近千平方米，建筑面积达800多平米。

大院四周筑有高高风火墙，上有琉璃瓦花

卫生院的前身——蔡家大院

洞。大院分前后两院，前院约为200平米的平房，后院则呈大凹字形，有17米宽的二层五开间厅房，两侧有长8米、深4米的厢房，一式雕花落地长窗，方砖铺地，鼓形石墩。门前走廊饰有弯椽，梁上雕有图案。房前天井达65平米，均为大块花岗石铺就，四角设排水窨井。整个构筑给人以大度气派，古朴典雅，深邃通幽之感，充分显示宅主的经济实力非同一般。

原来，蔡氏家族自明末从福建迁址朱家角定

居后，历经几代耕耘，精心创业，先独开“野猫洞”油坊，再办“元号”油车，资金与日俱增，事业如日中天，置地买房，斥巨资造“济阳里”，参股永泰元、恒泰祥等大商号，最后又在沪与人合开钱庄、纱厂、食品公司等，一时堪称镇上“百万富翁”。

蔡氏后人也是人才辈出。该院宅主之一蔡其恕，早年(1925年)，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，后在同济附中德文补习班任教，并兼教务主任。后奉命赴德考察，购置机器和仪器设备。



清光绪年间，有一爿兴隆典当行，典当老板和叶天士是老朋友。叶天士一有空，就到典当行里去吃吃茶，坐着棋。

有一次，叶天士见典当行里的服务生身体欠佳，便伸出手细细搭脉，讲：“如果依七天之中不死，我叶天士的招牌就自家拿脱。”接着叶天士又去见老板，“你柜台上的伙计已患绝症，是否给他点银子，让他回家吧。”老板不敢怠慢，叫了一只船，给了点盘缠，送伙计回老家去了。

两三天后，那伙计回到家里，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妻子，妻子一听，急得不得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叶天士是角里的名医，闲话不会瞎讲的呀。再说，那伙计的丈人也是医生，几天后，老丈人看望女婿，一搭脉，问了问情况，正如叶天士所讲的，果真病入膏肓。老丈人决心为女婿想办法。

第二天，丈人在客堂里摆一只圆台，叫女婿围着转，一圈一圈连着转，转得女婿汗珠滴滴，头昏眼花，实在吃不消。正要跌倒时，老丈人就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盆冷水“乓”地泼了过去。这样一来，人就“吧嗒”一下跌下来，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那女婿抬到床上。如此一连三天后，老丈人前来搭脉，心中大喜，好了，现在不要紧了，买点中药吃一吃，又可上班了。

伙计重回典当行，叶天士看见了：“咦，侬不是死了吗？”伙计回答：“我又活过来了。”从此，叶天士只好拿脱自己的招牌。

叶天士一想，一定有一个本事相当大的人来看好了伙计的病，于是他就再三盘问。典当伙计讲，是他丈人看的。用啥方法呢？伙计也就一一告诉了叶天士。叶天士一想，这真是天外有天呀！于是到处打听那老郎中的药方，是哪家药店赎的。隔了几天，叶天士当上了这片药店的伙计，他一进药店，就不由暗暗佩服老郎中药方很有道理。

事情凑巧了。一日，老郎中的母亲毛病日趋加重，而老郎中一早就去乡下出诊了，叶天士急得方寸大乱，只好央告家人把老郎中开的药方拿出来看看。叶天士一看，这贴药是重药，也叫“扳药”，生死攸关，就看这贴“扳药”了。叶天士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一边认真开药方，一边对身旁众人说：“老太太只好吃这一贴药了，所以一定赎好的药。”这贴药赎来后，叶天士又加上两只药引，用竹叶和石膏煎成的汤，叫“青龙白虎汤”。叶天士一直等到老太太吃好药，看到老太太没啥反应才走开。

老郎中出诊在外回来，当他得知，治好老太太病的，乃是同一药店的伙计，不由大吃一惊，经多方打听，方知药店伙计竟是一代名医，忙拱手：“叶老先生，久闻大名，想不到你我同在药店打工也。”

李溪溪

建国后调任北京中央财经委员会专员，1953年调天津大学任教授，七十年代初编译出版“激光技术”一书，1981年被确认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，1984年当选天津民主促进会名誉顾问。他的卓越贡献在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。1991年他荣获国务院颁发的“突出贡献”荣誉证书，享受“政府特殊津贴”。蔡其恕于90年代病故，享年90余岁。

蔡家大院解放后先后被叶荡乡政府、县总工会使用过。驻扎最长的是与百姓休戚相关的朱家角公社卫生院，最后是东井街居委会作办公用房。

李克刚